



藝象尼德蘭

王加

當現下最流行的AR（Augmented Reality，增強現實）觀展科技，在收藏《根特祭壇畫》（Ghent Altarpiece）的聖巴夫大教堂（Saint Bavo's Cathedral Ghent）中使用將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呢？在我的首次根特之旅中，切身感受了一把科技與經典的結合。

對於專程安排的根特之行，早已期待值拉滿。畢竟無論是西方美術史，還是早期尼德蘭繪畫，休伯特·凡·艾克和揚·凡·艾克（Hubert&Jan van Eyck）兄弟二人所共同繪製的《根特祭壇畫》都是首屈一指的傳世經典。想深入了解尼德蘭繪畫，根特聖巴夫大教堂是必到之處，任何美術史著作解析得再詳盡透徹，也無法比擬站在畫前咫尺之距的震撼。

由於早已預約了「鎮堂之寶」的參觀時段，所以幾乎沒排隊就換票進場了。然而，工作人員卻把我們引入了大教堂的地宮。根據網上的所有圖片，巨大的《根特祭壇畫》不是安置在一個獨立且有彩色玻璃花窗的禮拜堂內嗎？給我帶地下室來是咋回事兒？而隨着接待的員工幫我們逐一戴上頭戴顯示器，心中疑團頓起：想我預約的是一小時深度導賞，難道祭壇畫原作又被拿去修復了？我萬里迢迢



▲AR體驗《根特祭壇畫》。 作者供图

前來莫不是就讓我在現場戴設備看個虛擬現實吧……

除了一些早期宗教濕壁畫，根特聖巴夫大教堂的地宮內並無價值連城的藝術品，卻為AR增強現實技術提供了絕佳的「空鏡」。AR和VR技術的最大區別，在於VR是構建虛擬環境讓用戶實現全方位的沉

AR體驗《根特祭壇畫》

浸式體驗，而AR則是將虛擬物體疊加到現實世界當中，讓我們在保持環境感知的同時通過AR設備獲取額外的感官體驗。戴上設備，共有九種導覽語言可供選擇，還配有你的專屬「數字助理」——一個懸空的金色銅盃，每到有數字內容的場景時它會發光提示你駐足觀看。一個小時的內容，我們在地宮中的不同空間內通過數字還原影像看到了根特大教堂的設計與建立、凡·艾克兄弟繪製《根特祭壇畫》的始末、還原二人的創作工坊等等。所有的操控均由肉眼來完成，頭戴設備會掃描我們的眼球根據其移動來尋找確定觀賞內容，甚至可以選擇放大畫面每個局部的細節。地宮內一小時的AR體驗，就相當於在「我身臨其境移動着看數字電影」，感覺時光飛逝。這種虛擬導賞方式既保留了觀者與現實世界的聯繫，同時又為我們通過現場互動的方式提供了觀看真跡以外的豐富內容，着實令人耳目一新。

當AR體驗結束，內心忐忑了一個小時的我也解脫了：AR導展是前往《根特祭壇畫》的必經之路，看完才能順另一個出口的樓梯登上「膜拜」真跡之路。至此，我才理解了將高科技融入大教堂中的多層含義。首先，歷時四年打造、世界首個可供一百

五十人在觀賞空間內同時使用的AR增強現實系統，在其內容之外的最重要功能是對訪者分時段進行分流。同樣的道理和當下參觀敦煌莫高窟的流程如出一轍。十年前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的建立，實現了「前端數字化展示，後端實體參觀」的遊客分流模式。想莫高窟七百三十五個洞窟都擠得人山人海，獨一無二的《根特祭壇畫》若不採取分流措施，想必任何遠道而來的遊客都無法安靜地欣賞這組傳世之作，而曾經歷羅浮宮《蒙娜麗莎》前人頭攢動的水洩不通。

其次，包括我在內的全球絕大部分遊客到訪比利時小城根特，幾乎都是因凡·艾克兄弟的《根特祭壇畫》慕名而來。但若非資深藝術愛好者，普通遊客並不清楚這組多聯祭壇畫緣何在西畫史中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AR增強現實科技的應用，能夠讓不同背景的觀者都能在看畫前接受到詳細的作品創作背景和畫面信息，有助於在直面真跡時專注於欣賞畫作細節。而高科技互動體驗的注入也客觀實現了一些原作不能傳遞出的「畫面」。就比如，我們如何傾聽距今六個世紀前的凡·艾克兄弟站在根特聖巴夫大教堂內的工坊中面對面交流心得呢？這一如同「關公戰秦瓊」般的時空跨度，AR就幫我們實現了。所謂科技改變生活，也在刷新着我們的觀看方式，這種向好的改變和豐富的多感官體驗感才是科技為藝術服務的真正價值。

人生不是KPI



如是我見
管淑平

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似乎一切都可以被量化、被評估，彷彿生活是一張密密麻麻填滿指標的表格，而我們在拚命地追逐着那些數字和目標。然而，人生真的是一份需要不斷完成的KPI嗎？

KPI，關鍵績效指標，這個在工作中被廣泛運用的概念，旨在衡量員工的工作表現和效率。它明確、具體、可衡量，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清晰的方向和評估標準。但當我們把這種思維模式生硬地套用到人生上時，卻可能陷入一種無形的困境。

人生的豐富與多彩，遠非幾個簡單的指標能夠涵蓋。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充滿無數無法用數字衡量的情感、體驗和成長。那些溫暖的笑容、真摯的友誼、內心的感動，又該如何被量化為KPI中的一項？

想想看，我們曾多少次為了達到所謂的「人生KPI」，而忽略身邊的美好。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我們日夜加班，錯過孩子成長的瞬間；為了在社交場合顯得「成功」，我們強顏歡笑，忘記內心真實的渴望；為了迎合他人

設定的標準，我們不斷壓抑自己的天性，失去那份最初的純真。人生並不是一場與他人競爭的比賽，更不是一份為了滿足外界期待而填寫的答卷。如果把人生當作KPI來對待，我們很容易陷入焦慮和迷茫之中。因為KPI總是有盡頭的，一旦完成，便會陷入新的不安，擔心下一個指標能否達成；而未完成時，又會被巨大的壓力所籠罩，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

人生，應當是一場自由的探索之旅。我們在歲月的長河中漫步，用心去感受每一次日出的絢爛，每一朵花綻放的美麗，每一個能與親人朋友相聚的溫馨的時刻。我們不斷嘗試新的事物，挑戰自己的極限，不是為了完成某個指標，而是為了豐富自己的生活，豐盈自己的靈魂，拓展生命的寬度和深度。

人生的價值，也並非取決於我們擁有多少物質財富或社會地位。一個默默奉獻的志願者，用自己的愛心溫暖着他人，他的人生同樣充滿光輝；一位堅守傳統技藝的工匠，用心打造每一件作品，儘管默默無聞，可他的生命也同樣有着無法估量的價值。

所以，讓我們放下那束縛心靈的「人生KPI」，回歸到內心的聲音。



人與事
吳捷

十二月三日晚，忽然想追劇。鬼使神差，在YouTube找出瓊瑤「梅花三弄」系列之《梅花烙》，溫習數集。翌晨，知瓊瑤辭世，大約就在我追劇時。上午教課，心旌神搖，索性跑題，略述瓊瑤成就，隨即播放《梅花烙》皓禎在酒樓痛打惡少、英雄救美一段。沒有英語字幕，學生卻都看明白了，見男女主角初次交談時視線一觸即離、欲言又止，都會心微笑。

「梅花三弄」，古琴曲名，因主題彈奏三次得名。瓊瑤借題寫了三部劇本，我借題懷念這位流行文化名人。以下三段之題，取自姜夔梅花詞《暗香》、《疏影》。

春風詞筆

瓊瑤的小說，我讀過十之七八，大多是中學時代的課堂上，掩在課桌下偷讀的。我小時了了，課程內容聽兩耳朵就懂了。上課無聊，就一本接一本讀瓊瑤——在當時是「禁書」，因為學校、老師和家長都怕學生「早戀」，影響學習，所以對瓊瑤阿姨嚴防死守。在課堂偷讀「禁書」，比雪夜閉門更有瞞天過海的得意。《窗外》、《幾度夕陽紅》、《秋歌》……彷彿黛玉讀寶玉偷偷攜入大觀園的《西廂記》，只覺「曲詞警人，餘香滿口」。幾位語文老師總誇我古詩詞讀得多，作文描寫精湛，殊不知是拜瓊瑤阿姨之賜呢。

瓊瑤六十多部作品，單從書籍來看，膾炙人口的角色不多，情節常落俗套，「梅花三弄」系列劇本即可概括：男富女貧所以情路坎坷如《梅花烙》，男貧女富所以情路坎坷如《水雲間》，男女地位平等但仍因種種緣故情路坎坷如《鬼丈夫》。瓊瑤小說勝過其他言情小說之處，在於文字風格：心理描寫細膩優美，尤其因瓊瑤本人是古典詩詞大王，故事主角（包括工科男生）對詩詞都信手拈來，全書常穿插古詩詞或瓊瑤自創舊體詩，不少小說即取古詩為題，如《在水一方》、《心有千千結》。

瓊瑤文字的古典美，還見於她為眾多改編影視作品所填歌詞，有古典格式的謹嚴。如「梅花三弄」系列電視劇，主題曲《梅花三弄》全是七言；《鬼丈夫》片頭曲《鴛鴦錦》三、五、七言交替；《水雲



◀「梅花三弄」系列之《水雲間》劇照。

間》片尾曲《我心已許》歌詞是按詞牌《一剪梅》填的，每句字數、對偶、重字（如「在你眼底、在我眉間」，「天地為證、日月為鑒」）都不含糊。

中學時的我，方始醉心於中國古典文學，所以特別吃瓊瑤阿姨這一套。某同學生日，我贈彌爾頓史詩一部，扉頁龍飛鳳舞，抄寫《窗外》中一段：「海角天涯，浮萍相聚，嘆知音難遇……我倆相知，情深不渝，永結金蘭契！」不久前，那位同學把我的手跡拍照傳來，我只有掩臉而已。

重覓幽香

瓊瑤書籍中比較單薄的角色，有改編的影視作品彌補。不必說幾代演員因她而走紅，不必說多少作曲家、歌手因她而流芳，只知道無數觀眾在半個世紀間追她的影視佳作，娛樂，感慨，議論，品評，茶餘飯後，異鄉旅途，從青絲到白髮，關注點和收穫因年齡和境遇而不同。

上世紀八十年代，《庭院深深》、《海鷗飛處彩雲飛》在內地熱播時，我的大腦還處於星雲混沌的狀態。第一部看懂的瓊瑤劇是九十年年代初的《青青河邊草》，因為比我年長數歲的童星金銘是主角之一，當時就顧着看她了。後來金銘考入北京大學，我就讀的中學與北大只隔一條窄路，放學後偶有男生跨上單車，彼此招呼：「找金銘去！」

到「梅花三弄」系列，每一部都少不了痛哭流涕，死去活來，我的追劇重心也從情節轉到演員的演技，慢慢喜歡上從前討厭或未曾留心的角色。就像幼年看楊潔導演的《西遊記》，只關心孫悟空，長大後卻欣賞女兒國國王（朱琳）。再看《青青河邊草》，發現華又琳（何晴）態度雍

容，吐屬文雅。重溫《梅花烙》，感到福晉（沈海蓉）氣質脫俗，蘭公主真心可憐。瓊瑤的故事和角色與我紅塵作伴，連綿不絕的追憶中映出我成長的影子。

華人世界中，瓊瑤就像金庸，一個超越政治、文化、地區差異的話題，以其豐富的時空與人文內涵，把所有人聚在一起，永遠說不完道不盡。她的影響遠屆東南亞：我的印尼同事最愛秦漢、林青霞的電影，越南學生提起《還珠格格》就滔滔不絕。在社交媒體當道的今天，小燕子的可愛，容嬷嬷的可怕，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共鳴。

回味瓊瑤作品，一如踏舊時月色，重覓梅花幽香。

一片隨波去

瓊瑤最早發表的作品是短篇小說《可憐的小青》，刊於一九四七年上海《大公報》兒童副刊，時年九歲。此後，散文、小說、編劇、填詞、製片，她在平鑫濤的支持下與時俱進，於報紙、雜誌、書籍、電影、電視劇等多種大眾傳媒都獲得成功。她挑戰已有成績，不斷推出新作，譬如北辰居其所，導演、演員、音樂等等眾星拱之，應運而聚，翩翩起舞，舞成半個世紀來華語世界娛樂產業的一條璀璨星河。

一生寫愛頌情的瓊瑤翩然去了，化為雪花，自由自在，留下上月所作《當雪花飄落》一詩，留下她「那些字字句句的著作」。

「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笛曲《梅花落》，曲調哀婉，故名「玉龍哀曲」。在古曲、古詩詞的典雅之美中，我無可奈何，看歲月隨波，看梅花落，雪花飄。

深秋時光(下)



人生在線
林中洋

因為過去德國的大學幾乎沒有女生，所以這樣的學生聯合會差不多都是兄弟會。這些年輕的大學生，自命不凡，好鬥又好喝酒，吵吵嚷嚷，在民眾中的形象並不美好。現在的德國大學，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學生屬於某個兄弟會，儘管比劍或是「史密斯」早已不復存在，但是仍有着排外和歧視女生的嫌疑。所以，我作為一個外國人，又是個女生，竟然住進了一個兄弟會的房子，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簡直像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似的令人不可思議。

我暫住的這個兄弟會名叫「薩克索尼亞」（Saxonia），成立於一九〇三年，是一個體育聯合會。記得當時，不止一個舍友向我特別強調過，說他們的兄弟會從不比武，沒有提劍和別人打過架；雖然喝啤酒在他們的「傳統」之列，但是在我借住的六個月裏，從來沒有見過誰喝醉後鬧事。有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我看見好幾個舍友穿上了天藍色的制服，雙排金屬盤花鈕扣，肩膀至腰間斜披紅黑兩色的綬帶，黑色的長靴。在日常生活中突然看見有人穿起這種很像古代軍裝的行

頭，令我大為吃驚。看見我的眼神，他們也顯得有些局促，但是卻沒有做任何解釋。我知道自己不是兄弟會的成員，他們也沒有想過發展一個女生入會，所以這樣的活動我肯定是被排除在外的。至於他們這麼隆重地要去什麼地方，我不必過問，他們更無需解釋。

在薩克索尼亞居住的半年，對於我而言只是大學生活的一個序曲，在這段時間裏，我與我的舍友們相安無事。如今近三十年的時間過去，如果不是再次走進這條小街，我可能都不會想起自己曾在這裏住過。

深秋給人蕭索的感覺，但是在走過薩克索尼亞的時候，我看見門樓依然講究，門廊上方的玻璃頂光亮如新，一如往昔。門前的公共欄上，貼着兄弟會的最新動向，照片中竟然有女生的身影。其中的一篇告示再次強調了自己的宗旨，那就是團結與忠誠，不僅要在大學生活中通過以體育為基礎的各項活動互相幫助，而且要在走出大學後的一生之中彼此不離不棄。

作為德國大學史上的一種歷史殘留，兄弟會對普通的大學生早已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像薩克索尼亞這樣力圖摒棄傳統中的糟粕、努力發揚其中有價值的部分，可能才是其能夠存活至今的主要原因吧。



市井萬象

「能量宇宙」

「能量宇宙」藝術展正在北京時代美術館舉行。據了解，本次展覽以「能量」為主題，共展出來自十一位藝術家的十四件作品，通過跨媒介的方式，讓觀眾感受當代藝術魅力。展覽將持續至二〇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新華社